

非常记忆

老焦师傅

文/程广海

明年我就要退休了,从十八岁参加工作算起,度过了四十余个五一劳动节。这些节日,有的是在工作岗位上加班加点挥汗如雨,但大多是享受假期,陪伴家人或外出旅游。记忆最深、最难忘的还是在煤矿上过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

1983年12月,我招工来到了一个煤矿,做了一名采煤工。

我们这批新招的工人进行了一个月的学习培训后,就开始分配工种,进行井下作业了。按规定,新工人必须有一名老师傅带着实习三个月后,才能单独工作。由于我个头矮,身体单薄,没有一个老师傅愿意要我。最后,还是队长出面,叫一位姓焦的老师傅带我。

采煤工是一个体力比较重的工种,而且危险,不仅要打煤眼,放炮,还要用一根200多斤像铁轨一样的工字钢来搭支架。一个班下来,人累得像散了架一样,身上到处酸痛。由于我身体单薄,干起活来不利索,常常遭到别人的白眼。每当别人说我的时候,焦师傅总是为我辩解,护着我,为此,我非常感激这位老师傅。

实习了三个月后,我们煤矿为了增加产量,要求每个区队和班组赶进度,超额完成原定的生产任务。正好,活动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班的采煤面就遇到了松软的煤层,采煤进度有些慢,班长比较着急。

五一劳动节那天,轮到我们班组上夜班。一开始接班,班长就有些生气,说区长嫌我们的进度太慢,这样下去,这月的奖金就要泡汤了。焦师傅用铁镐仔细地敲着四周的煤层,又抬头看看上面的顶板,对班长说:“这一段煤层太软了,随时都有塌方的危险,我们不能为了赶进度,违章作业啊。”

班长说:“没有事,经常瞭望着点就可以了,你带着人干就是了。”

我们煤矿工人最忌讳在井下说塌方、冒顶、受伤之类的话,这样会给人们的心理带来不祥的预兆。所以,老实的焦师傅就没有和班长分辨,带着人干起来。

夜里三点的时候,我们班已完成了五米的进尺,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全然没有发现危险的来临。刚才打好的木头柱子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露出一道道的白茬来,头顶上飘出一股凉凉的气浪。紧接着轰隆隆一声巨响,先是碎小的煤块哗哗的如流水般倾泻下来,接着是大块大块的矸石掉下来。焦师傅大喊着:“不好,塌方了,小程快跑啊!”说完,焦师傅用力把我往外一推,随之一股巨大的气浪涌过来,将我推出老远,一片恐怖的黑暗笼罩在狭小的空间里。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房里。这次事故,我们班七个人,除焦师傅重伤被截肢外,其余六个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轻微伤。

在那生死一瞬间,焦师傅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徒弟,是他那用充满着父爱般的手把我从死亡的边缘拉出来,把生的机会让给了我。为此,我深深地感激着师傅,直到今天,我仍感到他那温暖的手留在我身上的气息。

后来,我自学参加成人高考,到一所师范学院念书,有一段时间离开了煤矿。四年后,我又回到了煤矿的学校任教。但不论何时,我心里都牵挂着师傅,经常去看看他。

前几年,焦师傅生病走了,我心里感觉空荡荡的。记起和师傅在井下度过的十年时光,他的一颦一笑,他总是冲在一线、任劳任怨埋头苦干的样子,心里总不是滋味。每年的清明或十月一,我都会到师傅的坟前烧烧纸,陪他说说话。我去的时候,远处山坡上干活的人总是惊异地朝师傅的坟边看,他们大约不知道,有一个陌生人专程从三百里外的地方来,为他的师傅扫墓,这位师傅就是他的救命恩人。



昨日重现

风 箏

文/高雁萍

春天里最有意思的活动,或者说游戏,应该是放风筝。

小时候听母亲讲过一个故事,大概是说,有一只眼睛会转的、中国的“孙悟空”风筝,带着一封中国儿童写的信,漂洋过海,飞到外国,落在一棵树上。之后,围绕这只风筝,发生了一系列中国儿童和外国儿童互相寻找友谊的奇妙而有趣的故事。我对风筝的兴趣,大概也和这个故事有些关系。

我还是个顽童时,放过的风筝都很简朴,一条尾巴的屁股帘儿,两条尾巴的屁股帘儿,全无现在的高级。那些风筝可算原生态,是绝对的绿色环保,除了麻纸、竹棍儿、棉线、木板,仅仅线板子会用到几个小铁钉。那时候的风筝,全是自己找材料一手做成,不是商品,所以和钱没有任何关系。当然,过去低配置的风筝肯定飞不了太高,但因为多了不断修理调整风筝的麻烦,反倒显得更有情趣。

女儿生性活泼,三岁那年,花六块钱,给她买了人生中第一只风筝。但其实,她只是看大人给她放着玩儿罢了。第二年春天,为了生活,我仍日日守着小小的杂货店等待顾客。她没和我说一声,就拿上新买的风筝,与住在附近那几个比她大的小孩儿,一起找地方去放着玩儿。发现她不在与杂货店相连的活动板房里时,我很着急,骑上自行车东一头、西一头,满村子跑,越找越害怕,越害怕越往坏处想。甚至觉得,是不是因为开了一间生意还不错的小店,孩子就被人藏起来,想诈一点儿钱。后来幸好有人告诉我,闲置已久的大队部院子里,有

些孩子在放风筝。我急忙赶去,看见女儿的时候,她正拖着自己的长尾巴“凤凰”,跟在几个大孩子屁股后面跑,小脸儿被风吹得通红,淌着两管儿清鼻涕冲我乐,都快流到嘴里了。

曾经,一个欠我货款的人,在小店因故关门很久后还迟迟不肯还钱。带女儿出去玩儿,偶然经过他工作的出版社门前,我忽然生出进去要钱的念头。但真正面对面时,却又实在张不开嘴。也许是出于没有给他在同事面前造成难堪,那个看上去很实在的家伙,从插着钢笔的上衣兜里掏出一张20元钱说,我给孩子买个风筝吧。看女儿拉着风筝线在新华广场上高兴地跑来跑去,我竟然原谅了那个欠我800块钱总也不还的胖子。要知道,我下岗后,单位每月发给我的生活费还不到100块。

我们一家三口出动放风筝,是20多年前的春天。那时候,既能锻炼身体,又适合我家的情况的活动,首选放风筝。那个春天,所有下午时光,我们几乎全部用于放风筝,就在还没有彻底完工的赛罕广场上。

女儿上高中后,家里便不再买风筝。天气好的时候,我仍喜欢去看别人放风筝,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正盯着天上的风筝,却有北归的大雁不断飞到风筝的阵营中,路过一下,又都飞走了。我就想,风筝会不会羡慕大雁的自由呢?我也想到那一直没有收到的800块,想到在天津上大学的女儿,想到该打个电话给她。

电话那端,女儿劈头一句:“妈妈,你肯定猜不到,我正在操场上放风筝玩儿呢!”